

神蹟論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出版

神蹟論目次

- 一 神蹟與啓示
- 二 神蹟的超然性
- 三 神蹟觀念的種種
- 四 神蹟與天國
- 五 神蹟在教會生活工作上的地位
- 六 神蹟與科學

次 目

神 蹟 論

一 神蹟與啓示

無論任何宗教，都信啓示。這信的起源，就是人對於爲自己智力所不能測透的一般現象，所生出的一種態度。這名詞在各民族方言裏，都表現有崇信啓示的意義。因他們皆以爲神要藉着這等等非常的現象，使人了解神的存在。

所以尊信神蹟，不是基督教的專有品。然而基督教所以異於其他宗教的，乃是牠對於神蹟的觀念，與衆不同。因其他宗教尊信神蹟的動機，多是出於不良的。就是虛誇的，勢力的，報復的。而基督教不然，牠所尊信的神蹟，都是出於上帝愛心的表現。因上帝在起初就決定將他的國建立在世上，所以他歷來所行一切神蹟，皆帶有這目的。這在舊約開始時人即曉知。

信徒對於神蹟特別的意見，是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作爲基督



徒，也是出於神蹟。或說他對於上帝的態度，根本就是神蹟。

信徒也知道自已成爲一個基督徒，不是由於道德生活自然的演進，乃是由於上帝超然的能力。就是重生。於此（重生）他賜給信徒一個嶄新的態度，使作他的兒女。同時並赦免其罪與以順服的心志。信徒並知道救他個人的神蹟，是由歷史上一個最大救贖的神蹟而來的。就是上帝成了人的形狀而爲耶穌。這個最大的神蹟，也是歷史上一切神蹟的歸宿。

因此，很可以看出基督徒尊信神蹟的基礎是宗教道德。於是有了兩層關係：一是他信仰上帝的態度，一是他自覺的有罪。

人與上帝的關係，從始祖犯罪的日子起就斷絕了。在上帝，人的罪非被贖。清不能與他復和，在人，則因愿意並喜愛犯罪，而無法親近上帝。雖然，人卻仍有神之存在的覺悟留在裏面。並且因着良心的作用，得以多知上帝的旨意覺得是當絕對順服的。但說到他的

救，却依然沒有辦法。因非有世界以外來的救法，不能救他。因此，上帝要想救人類，不外要藉着一種超然的方法，使人類與他再連接起來。所以信徒覺悟的基礎，就是知道現在對於上帝自己所居的地位，無非是上帝所行神蹟的結果而已。這樣我們就稱諸般神蹟爲上帝超然的啓示。

救人的方法，所以在世界不能找出的原因有三

(1) 因若與上帝再和好，我們的罪，非贖去不可。但在人類中間，不單沒有一人能，也更沒有一人肯。贖世人的罪如此，連贖個人的罪也是如此。

(2) 因人一陷在罪中，就在人格最重要的部分上，墮落了。於是認識上帝的本能，也喪失了。以至他的震怒和恩典，我們都無從明白。

(3) 因論到上帝的旨意，我們所僅知的一小部分，反成了自己

的一種阻力，使知道應該愛上帝的，而反故意反對他了。即使有所順服，不是出勉強，就是出於懼怕。「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上帝爲仇。」（羅八章七節）

上帝顯明了自己的本性，爲無量之恩。所以他就將人類極需要的一位救主，賜給人類，就是他自己。

上帝用新而超越的方法，差遣他的獨生子，進入人類，於是這救贖的啓示，在一個小小的國民中，表現了。故自此以後，這一國的歷史，和上帝啓示的歷史，乃打成一片，同時並進。並且這國要作上帝工作的場所，他用超越的方法，造成其特別歷史，與他國不同。

上帝這新的工作，乃是藉着衆先知而作的。他們與上帝有一種秘密的交通，爲常人之所無。他們在這樣高超的範圍中，藉着新方法，經驗了上帝的旨意。他們都明白上帝的律法，於是用火熱的

心，將他宣傳給衆人。同時，將他爲以色列人，和全世界，所有愛的計畫，也指示出來。這些計畫在先知的預言中，曾報告給衆人。不但如此，有時因以色列人倔強剛硬原故，他也命先知報告他審判規戒的預言。

上帝藉着先知將自己啓示給人類，乃是用他的聖道。所以在先知工作中所有的能力，無論是救人或罰罪，盡都是這道的效力。且每逢先知遭遇衆人反對或逼迫時，這道就是他們堅固的堡障。因他們知道，上帝的話，『决不徒然返回，都要成就我們所喜悅的，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賽五十五章十一節）

上帝不單將道賜給先知，也差遣他們在個人或衆人中間，去行神蹟。以色列人的歷史，所以也能作救人歷史的原故，就是因其中有一條極鮮明的神蹟的痕蹟，致與別邦的歷史，大不相同。一切先知，常指示將來有一時候，就是耶和華顯現他的大能，先救以色列

人，再由他們去救世人的時候。

於是上帝藉着衆先知所啓示於人的，不過只爲他末後真正救贖啓示的預備。而以色列人，與上帝所有超越的交接，其目標所集，究不外預備他們，能接受他所啓示的。換言之就是說，他預備以色列人，爲接他進入有罪的人類，施行救贖的一種工具。

『時候滿足了』在以色列人中，有了一個小集團，他們一面深深的覺得罪惡壓害自己；一面却因上帝的應許，等候着『以色列人的安慰』。此時上帝在人類中，行個最大的神蹟。就是藉着生在人類中的一個越然人，與人連合，永不分離。

於是上帝就藉着超然的方法，將這新能力賜給人類。這個超然人在世時，不僅是人類的一部份，且是人類的中心，即第二個亞當，如同保羅在羅馬_{五章十二至十九節}所說的：第一個亞當，爲何與他的後裔個之有關，照樣第二個亞當，主耶穌，也是爲何與人人有關

係。所以凡耶穌所愛的，卽算爲人人所愛的。（林後五章十五節）到了耶穌救贖能力，漸漸達到了全人類，於是人的福禍，也就決定了。

當耶穌一生在人世時，上帝如何預備他作救人的工作呢？

（甲）給他預備合宜的環境，使他的人格生活，滿有長進。他在孩童時候就與天有默契的交接。（路二章四十九節）這却是我們罪人所最缺欠的。

他內外的生活，始終是生活在上帝面前的。他與天父常常同在，甚至除了天父的引導，他不敢隨便動作。（約五章十九至三十節又八章二十八節）他與上帝相近，並信他的旨意，乃是出於很自然的。不像我們，是勉強的。他自己覺得，在天父前安適舒展，猶如人在自己家中一樣，所以他以信賴天父旨意，爲最高尚的喜樂。如約翰四章三十四節所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

（乙）這地位使他的人格生活，自然發展。於此我們第一次看出

人應該持的態度，是如何的。許多人，只告訴了我們爲人的法則；但耶穌不然，他却親身作則。樹立了作人應有行爲的模範，他這種特有的態度，在幾句簡單的經訓中表明了。就是「愛上帝過於萬物，並愛人如己。」（可十二章三十五至三十一節）

於是他將上帝的旨意啓示了；並啓示我們在道德上的本分，爲何是絕對的。這在耶穌自身的苦死上，已表顯得完全無餘。他作了人類的一分子，並願意擔當世人的罪和罪的結果，這樣的苦，甚至他「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希五章七節又可十四章三十六節）他將要死時，心靈所受的痛苦，已達極點。於是他喊着說：我上帝，我上帝，你爲何離開我，這顯明上帝對罪所存的怒氣，是如何震烈的。

同時，上帝無限量的愛，也被耶穌彰顯出來了。因爲除了他的苦死以外，從沒有同樣的表示。耶穌爲世人連爲他的仇敵，甘心受這種痛苦。更沒有其他方法，表顯他的大愛，能像這樣的了。不論

如何大的犧牲，只要是幫助他所愛的人，他總是不肯避免的。這在他死的以前，他不單告訴人將要如此做，他更是親自實行出來給我們看，使我們知道天父上帝，是如何聖潔和慈愛。（羅五章八節約四章九至十節）

（丙）耶穌這種羞辱的死，不但爲表顯上帝絕對的啓示，同時更贖去我們的罪，成了人類的救法。（太二十章二十八節又二十六章二十八節又約二章二十四章十節林後五章十九至二十一節）

人與神的新關係，——卽新約，在耶穌復活上，首先表顯了。

藉此證明按着他的話彌賽亞的工作已早成功。（羅一章四節）此後上帝就藉他作人類的代表，使與自己有密切的關係，就是接他昇天，坐在自己的右邊，並給他有管轄世界的特權。

若人不攔阻這救贖的能力，牠就從耶穌那裏，臨到各人。至於將救贖從基督搬運到各人的工作，乃是上帝的靈所作的。按舊約預言，這聖靈降臨，就是彌賽亞救贖的結果。而彌賽亞既然來了，他

就能差遣聖靈，使各個罪人，在他的救贖能力上，無論是靈性的，道德的，及身體的，都得以有份。（一）關於靈性的，就是罪人因基督的救贖，恢復了上帝兒女的名分。（二）關於道德的，就是罪人因重生與基督聯絡，使愛上帝和恨罪的心，充滿了他。（三）關於身體的，就是基督永生的能力，通透了整個的罪人，使他的身體，與基督一樣，要從坟墓中復活。（羅八章十一節又二十三節）

一 神蹟的超然性

據以上所研究，造成基督徒神蹟信仰的，就是耶穌基督降世所帶來的超然能力，並這能力所行在各信者身上所有的超然結果。這能力和牠的結果，我們統稱之爲超然的。我們對於這神蹟，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的形式，就是任何希奇的舉動與日常生活絕無關係的。乃是先要想到牠的——神蹟——內容。就是與人日常生活上，有什麼改易的。我們若是經歷過基督的生活，就可知道他與一般人

是不同的。若於此有不同的事實，則來源也必是不同的，就是說：不是出於自然的結果，乃是出於一個超然的動因。（但不要誤會，自然的事實，與神蹟毫無關係。二者且有極需要的結合。此事詳論在後。）

信徒對於這種神蹟觀念的自然，猶如他看自身存在的自然是一樣的。除了超然的原因，信徒的信仰，就無所歸依。所以神蹟直接生出的，乃是一切超然原因的結果。間接的，就成爲救贖的啓示了。

又信徒神蹟超然性的信仰，與他重生的經驗，是聯合的。這經驗就是從罪惡中所蒙救贖的閱歷。根據以下的事實，則凡將神蹟超然性除掉的研究家，就是早已將聖經爲罪和救贖觀念的中心除掉了。

超然事實所有的特徵，就是其中所有的動力，爲自然事實中之所無。且這種超然動力的施行，也與我們平常運用身心的動力不

同。因此，啓示歷史所表現的，與他種歷史也各異了。

神蹟所成就的種種，按人事是不能有的。如老年婦女的生子，約但河水的壁立，摩西擊打磐石出水，日月停止不動，以利亞禱告，能使三年有半，天不下降雨，先知能見人所不能見的，天使來雜在衆人中間，與人同行，上帝降世爲人，由童女馬利亞所生，他能使病者立愈，能使水變酒，能在水面上行走，能預言將來的事，他能死後三天從墳墓中復活，且帶着超然的新身體，能進入關鎖的門戶。時間空間，都不能限制他。最後他在衆人面前，冉冉的，上昇到天堂了。

上帝藉着他超然的啓示，把這樣的動力，放進世界中。我們各人對於這件事所存的意見，就是一切神蹟的中心基督。這救贖超然的能力，在舊約就已經顯明了。如經上說：『隨着他們的靈磐石，……就是基督。』（林前十章四節）因他乃是各種超然動力的源泉。

因此他賜給聖教會的一部聖經，我們也不用以為希奇了。這全部聖經所包括的，就是救贖的啓示。牠——聖經——時常作啓示上惟一的經典；牠又一面作聖靈的工具，將救贖的新生命，放在罪人的心中；一面作我們惟一的經訓，論上帝如何在世顯現，為我們的救主。

按新約，神蹟的中心，不是牠的形式，乃是牠超然的內容。神蹟的超然性質，不限於『異能和奇事。』試觀施洗約翰他從未行過任何神蹟，然而他的工作，却仍是出於超然的委託。（路二十章四節）超然的恩賜，不單是說方言，醫病疾，行異能等等。而一切救人和造就教會的恩賜，也在其內。（林前十二章二十八節）保羅在此並題到那最顯然的恩賜，說：愛為『更大的恩賜』，和『最好的道』。（林前十二章三十一節十三節）

耶穌不討論上帝的神蹟，乃是常論到他的作為，所以當他指着上帝在各人良心上所表顯救贖的工作，預言他的門徒將要作出比這

更大（約十四章十二節）的時候，乃是歸重在聖靈降臨的事上。那就可見他不以神蹟的外表爲緊要，乃是以牠救人的結果爲重大了。

三 神蹟觀念的種種

所有基督徒論到神蹟的觀念，到了使徒去世以後，就不再長久保持下去。而外教神蹟觀念的影響，漸漸侵入，致將含有救贖性質的超然神蹟，擠落在後。而空空洞洞的自然奇事，反居首位了。因此，漸漸的，就不以重生救贖的生活爲人被聖靈再造的事實，而重視之爲超然的了。此後，天主教就將外教神蹟的觀念，集合起來，成爲教會特許的救贖之道。意卽世上所有表顯超然事實的，就是教會。因此，除了教會（天主教）以外，從未有任何人，能施行救恩。至他所施行的工具，就是聖禮。以爲人一與聖禮接觸，就得了一種特許的能力，就能藉着自己的功德賺來永福了。

於是救人的神蹟，此後對於罪人，就不再具有重生新造人的工作

了。而作教友的，只受教會暗中神秘的支配就可以了。這與進入一種秘密的社會作會員，是一樣的。

第一試將神蹟和自然界溝通的，是奧古斯丁。他以為超然和自然，既都是出於上帝，所以神蹟和普通事理，本是相併，不是相逆的；但人所以看為有矛盾的，不過是用人的知識所看的而已。但在上帝，他起初所造出的一切事物，都包着涵神蹟。如種子似的，上帝無論何時，都能叫牠成爲一個發芽生長的事實。和一切事實相調和。

次是亞基諾的多馬，他想要把神蹟的信仰，與當時宇宙的理想相比擬，他這種思想，直影響到以後教會教百年。按他的主持，宇宙的因果循環，乃是一定的。這種定律，連上帝也不改換牠。因上帝本有兩種權能，運用他的工作。一是自然的，就是因果關係。(一)是超自然的，就是神蹟。這兩件事只有出發點是一樣的，就是上帝。除此以外，彼此毫無關係。

在後是路得改教後百年間的神學家，承繼了多馬的主持，而又修改之。因此，這種理論，直流傳到現在。他解釋上帝這兩種權能相接觸時的現像是這樣的。若上帝要行使他的神蹟在宇宙中時，第一步就是先將自然界的動力暫時停止，現出超然能動力。不過自然的動力，並未消滅，乃是暫時的幻滅。第二步就是上帝施行他的神蹟。但這神蹟並不違反他的自然律。因按着第一步，自然律的功用，是暫時停止的。第三步即自然律於神蹟施行後，仍回復到本來的規律，而還轉其原有的效用。

到了論理學一經否認神蹟，就有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 用新的學說，來保守神蹟信仰的觀念。他說：「信仰不需要神蹟爲超然的，因信仰所倚靠的，常是上帝按着自然律所供給的助力。」他雖一面否認超然的神蹟；卻一面還是保留着宗教觀念上的神蹟。他以為，「神蹟不過是宗教上一種動作的名詞。所以無論什麼樣的動作，

若我以牠是與宗教有關的，都可算爲神蹟。就是說我以這動作爲神蹟否，乃是按牠在我宗教覺悟的程度上如何而已。

於是新神學思想的根基，直到現在，是士氏安下的。而一般新神學家，以爲神蹟上一切困難問題，都爲這種學說解開了。第一，他們藉此在宗教上給神蹟安置下一個相當的位置，因爲宗教歷史，是神蹟與宗教聯絡的。第二是他們藉此，打算避免與其他學說研究發生的衝突，如說到科學，他們就承認說：世界上是不發見什麼神蹟的，一切都離不了因果關係的定律。至於神蹟保留在信仰裏，也是可能的。因爲神蹟沒有什麼超然的，乃不過是某種動作，在宗教覺悟上所有的價值如何而已。一

神蹟的問題，却沒有像這樣容易解決的。若把神蹟的超然性割去了，這的確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因聖經絕承認神蹟沒有是可以無超然性的。這樣，我們把聖經中的一貫神蹟，怎樣安插下呢？於

此新神學家，用了兩種方法，試來解決之。

第一他們以爲這種動作，本是出於自然的。不過當時看見的人認錯了的。如耶穌給五千人吃飽的一件事，他們解釋說：耶穌並未行過這神蹟，不過是耶穌照例把人人所帶來的食物筐子，拿來祝福，然後命門徒分給衆人而已。這種武斷的解釋，顯然不對。因此，近代就有第二個解釋法發見了，這個方法，是繞越式的，如他們說，神蹟超然性的記述，不過是出於古代的神話。這些神話，宛如茂盛的草萊，包圍着古代的先賢，使他們不便否認耶穌，先知，和使徒所行醫病的奇術。他們不否認耶穌生來有醫病特別的才能，尤其是治療在精神病，更格外有效。

若割去了神蹟的超然性，同時在信徒的信仰中，割去了些什麼呢？那就不免要把以下的各事，統通割去了。就是：信基督永遠爲神因聖靈成孕被童女所生替人受苦爲救贖而死他的身體復活昇天和

末。日。明。明。的。再。臨。審。判。世。界。總而言之，就是將使徒信經的第二段統通割去了。同時將基督徒信仰的中心點，就是人人所能看見的，也一併割去了。

若我們要研究這種神蹟意見的來歷，就立刻知道他們是站在一個爲罪和救贖之立場上的，而與聖經上所認識的卻大不相同。據以上聖經所認識的救贖神蹟，無非是超然的。人的罪惡本性，既不能藉着世界上所有的能力擺脫牠，則說到得救，當然也非有超然的動力不能奏效了。這事已貫徹了奇事的歷史，而最明顯的，乃是基督降世的一件事。

四 神蹟與天國

按以上所說的，就看出基督徒的神蹟信仰，就是上帝在宇宙中所安置的超然能力。於此又有問題發生了，就是這超然和自然兩種的事實，彼此的關係如何呢？或是說怎樣把神蹟安放在上帝其

他工作的次序中呢？我們常分這種工作爲三種：卽創造，管理，和救贖。

信義宗的初期神學家，以神蹟屬於上帝的管理，故稱之謂「上帝特別的預助」。『他管理這世界，是用他兩部的工作，就是自然的因果，和超然的神蹟。』

他們主張，上帝也藉着神蹟管理世界，是爲要張顯他的權能和榮耀。這種解釋，在上帝創造的計畫中，却不足給神蹟一個適當的地位。因此，近代人有將神蹟安放在救贖工作中的。這樣，神蹟不但得了一個適當的位置，且在宇宙計畫中，乃成爲最須要的一部分。上帝藉着神蹟，施行救贖，都因爲人類陷在了罪裏。若在始祖陷罪以前，是不需用另外加上些什麼的。因爲『他所創造的都甚好。』（創一章三十一節）

這種安排，有聖經以爲憑。在本書第一章內，就有這主張。就

是神蹟和救贖，有密切的關係，故沒有神蹟，就沒有救贖之可能。雖然如此，若以神蹟是全爲救贖而設的，則比較聖經所言，就有點過甚了。因聖經却題有幾種神蹟，與救贖毫無關係的。如允準禱告的神蹟，與人在未陷罪以前，是一樣能獲得的；或是新天新地；或身體復活，變爲榮耀之體。雖死亡和朽壞，因始祖而進了世界，但這種神蹟，却依然是須要的。

於是把神蹟歸與上帝管理下的宇宙中，或以牠爲上帝救贖的一部分，都不是圓滿的解答。必須把牠安放在創造之下，方可爲得體。

從古以來，人皆不愿將神蹟安置在創造下。此他們因皆以創造爲早已成功的。如創世記二章二節所說：『到第七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不過這種解釋法，與聖經其餘的話，是矛盾的。因那裏說：上帝現在還是繼續創造的，如造新天新地，和人的榮耀之

體，此外也顯到造新人的事。（弗二章十節四章二十四節四三章十節林後五章十七節）

這樣，按着聖經的話，在始祖時候，創造的工作，卻未完畢。上帝反倒從宇宙開闢起，直到末日，仍舊是在創造中。他要造出新的地，就是這世界歷史最後的工作。

關於上帝這種繼續創造的動作，我們就稱之爲神蹟。因創造二字，就是表示從無造有，或是將以前所未有的新能力，付與所已經造好的。於是上帝從起初自無物造出原物，再後所造的一切，不過是將新能力放進業經造好的原物之中所成的而已。

神蹟就是真正這樣的。上帝把新能力放進世界內，這能力是以前所未有的。也是不能藉着所有的，可以尋找出來的。一切超然的神蹟，皆是如此。自聖子降世最大的神蹟起，以至上帝每日聽允他兒女禱告的最小神蹟止。這都是上帝創造的工作。因按世上所有的動作，總不會造成這些的，只有上帝新造的動力，始有此功效。

上帝繼續着他創造的工作，並非因他首先所造的不完備，而加以修正的，乃是按着規定的步驟，要一步一步的，賜給他的新能力。以至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樣。就是說，上帝的國成立了。

他這樣按着規定的步驟去創造，乃是因他的國，只有這樣才能造成的；開闢時代的星宿，植物，動物，以及人類，都可以藉着他的能力去創造。只是說到創造他的國，就不然了。而非有他全備的愛，是建造不成的。因天國是個道德的實體，所以非有神與人交通，並在人心中有上帝的感動力，不能成功。從造人起，直至現在他所有的新創造，都有此目的。

至始祖一經犯罪，上帝這繼續的創造，就改變了樣式。此後他所放進這世界的救贖能力，——即以上所題的——其中心點就是那最大的神蹟：這種救贖的創造，就與他其餘的新創造——如允準禱

告——相聯絡。於是這一貫大小的神蹟，有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建立上帝的國在溺於罪裏的人類中。

如一個死了的人，肯容納上帝這新造的生活，進入他的心，上帝就在那裏創造他最榮耀的位所，就是合乎上帝形像的一種人格。這種人格，在上帝一切的創造中爲最美的，且是最難建造的。

上帝的旨意，是要不斷的尋求個人，並要成就一個新造的團體，就是上帝的國。成。立。在。世。界。上。一。達。到。了。這。目。的，他創造的工作就成功了。

這樣看來，人類所有經過的歷史，也是上帝所造的了。最能表顯這事的，就是上帝如何安布以色列人的歷史。這不但在個人或一國是如此，即在宇宙中，上帝按着他立國目的之需要，也是不斷的安布那新現象直至宇宙中最後的神蹟，即耶穌「復興」世界。（天十九章廿八節）那時這世界要被非常的災變毀壞，上帝卻要另造一個新天地。

（啓三十一章一節）於是他的神蹟都完畢了。

按以上的理論，神蹟就是表顯上帝對於受造的宇宙，其關切是如何活潑的。舊日的神蹟觀，是機械的。好像發明家對於他的機器一樣，當機器造成以後，他只管使本着牠的工用，工作下去，必至什麼部分損壞了，才給以修理；至於適間所論的神蹟觀，所有上帝對於世界的度態，卻不是這樣的。他對於世界，好像彫刻家對於一塊渾然的石頭一樣，在他選定了以後，他的每一下錘，都含有創造的功効。漸漸的，能將一塊醜惡的石頭，變成一個生動美好的人像。

照樣，上帝以他首次創造的原物爲材料，以後就不斷的藉着新創造，造成一個最美麗的藝術品，就是上帝的國。至於上帝藝術的工作室，就是世界。他在其中，要不斷的創造他的新作品。

我們對於這新造的方法，應加以注意，在創造人以前，上帝是

是將他的新能力，直接放進宇宙中的。到了造人以後，這種新造的工作，卻是藉着人類去做的。倘若不是罪惡進了世界，上帝或許要藉着人人施行他的新創造。只因人陷入了罪裏，上帝乃選擇了一國中的幾個人，——先知——作他的工具。但自新約一經成立，他不單用一國的人爲工具，乃是要藉着一切順服基督的人，施行他的新創造。

於是藉着這類人，上帝永生能力的江河，就不斷的流入世界了。基督徒因懷着信賴和愛人的心，在他的環境中，常常作主的神蹟。如果容聖靈充滿他的心，永生的能力，藉着他的愛，和甘心受苦，常常流入世界。

超然能力，進入我們的世界，其最高尙的機關，就是信徒的禱告。上帝的兒女，每次用信心禱告時，就有上帝的新創造，臨到世間。因此，禱告，是上帝繼續創造最顯然的一種表示；同時也是上

帝收納人作他同工的憑據。

五 神蹟在教會生活工作上的地位

各信徒知道，他是藉着神蹟，變爲基督徒弟的。照樣，教會也是如此。使信徒與救主的生命有聯絡的，就是聖靈。同時，聖靈也使他與其餘蒙重生的人，有超然生命的關係。他們知道，彼此都成了屬靈的新親屬。其關係的密切，比世界親屬的關係更甚些。（六十二章

四十八至五十節）

聖靈就將他引到上帝給人原來所預備的位置上，就是衆信徒都爲弟兄。因此，他們在上帝面前，有兒女快樂的態度，彼此之間，都稱爲弟兄姊妹。

因此，他與基督聯絡，成爲主的肢體。（羅十二章五節林前十二章十三節）並

覺得與耶穌有同樣超然的生活。「現在活着的不在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加二章二十節弗三章十七節）

他們也知道，基督不但住在這身體內，他也工作在其中。且又藉着他的身體，成就救世的一切工。就是生前因苦死所取得與上帝和好的世界。更因着他的身體，（教會）將身上所有一切救贖的超然能力，轉給了這未曾得救的世界。因此教會知道他有一切神蹟的能力，即基督要放在這世界中的。

教會這種知識，是出於牠確實知道有聖靈。此在保羅論聖靈隨意分恩賜給各人的話上，詳細解說了。（林前十二章四至十一節）

教會有行神蹟的能力，乃是由於聖靈使教會與基督有活潑的聯絡，甚至凡為教會所行的，都是主所作的。神蹟的工作，基督在教會的生活，工作，苦難上，就隨時隨地的，顯明出來。確有幾種工作，耶穌常顯明他的能力在其中的。第一就是在教會宣傳基督的工作上，教會深知基督的救贖能力，不單在聖經上，即在教會宣傳的道上，也是有的。（羅一章十六節林前一章十八節十五章二節四章十五節彼前一章二十三節雅一章十

八節前二章十三節）所謂神蹟，不過就是聖靈藉着基督的道，或向衆人傳說，或向個人講話，要介紹基督到衆人心裏而已。

基督顯明他神蹟能力常用的第二種工具，就是這兩項工作。聖洗，聖餐，教會每於施行這工作時，牠就是走上了神蹟之路，轉送那超然救贖能力給罪人。那就是基督用神秘的方法，藉着這顯然的動作，與我們相聯合。

於是基督神蹟的能力，便時常與聖道，聖洗，聖餐，三事相聯絡。這就是他自己規定的特別方法。（路二十四章二十七節太二十八章十九節林前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五節）

除了教會這種固定的神蹟工作以外，另有一種活動的方法，即保羅在哥林多前十二章十四節所說的：『聖靈的恩賜』。在此他將聖靈如何隨意給超然能力於各人的事講明了，就是說按着各人在教會工作上所需要的，而分配之。（林前十二章七至二十七節）

注意，保羅在此不以行異能，醫病，有信心，和說方言，爲神

蹟；乃也以智慧和知識的言語，預言，辨別諸靈，作領袖，和執事爲神蹟。總而言之，保羅以教會的一切工作生活，爲不息的神蹟。而藉着超然的能力，常常流入我們這個世界，但教會所有的超然，就是聖靈住在其中。

照此，起初的教會，確知道牠領受了靈性和身體，兩者俱備。且接着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也樂意知道，無論何時主要賜給牠合宜的工人。因牠不被人的天才所限制，乃是藉着聖靈超然的恩賜，創造了男女的用人。

因教會知道此，所以他雖是一個小團體，仍敢在這樣一個大而危險的世界中，放胆工作。那些弱小無力的教友們，開發了天國的工程。這工程雖高遠得無比，但他們卻知道，那超然的世界，藉着教會的力量，闖進了這可見的世界；他們又知道，上帝給人現成的能力，供他們隨時的需求，所以他們敢坦然無懼的，擔當那超人

的工作和苦難。(腓四章十一至十三節林後二章十節)

教會在神蹟一方面，確感受些困難。因自從那超自然的神蹟減少時候起，教會對此，就發現有各走極端的種觀念：

(一)有主張說：超自然神蹟，不屬於教會中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乃是教會在開創時期所賜的。猶之乎使徒時期，教會正在樹立根基，和近代差會在新到之地，開創工作，是一樣的。就是說那些超自然神蹟所需要的，就是要作他所傳之道的憑據，但若一個活潑的教會，已經成立了，信徒的信仰就不需要什麼表面上的助力了，於是上帝就將神蹟取消了。

(二)是主張超自然神蹟能力，乃教會中常有的工具，和靈性上的神蹟一樣，皆出於上帝時常的賜給。他們所有的證據，也是聖經上的。「信的人必有神蹟隨着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吃什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

好了。』(可十六章十七至十八節)『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爲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五章十四至十五節)此外他們又指着保羅論到恩賜的一些話。(林前十二至十四章)以爲他在那裏沒有一句話是題到神蹟的恩賜，只限於教會在某一時期間才有的。

因此他們又主張說：『教會現在神蹟恩賜之所以不見，無非因我們的忠心和信心不足而已。不單如此，若照前一派的主張，——神蹟只是教會開頭時所有的，那末這等人的罪過，豈不是要加倍麼。』於是他們就堅持說：這種錯觀念，與歌林多信徒相同，就是保羅在林前十二至十四章所反對的。因歌林多人把說方言，醫病的神蹟，當作了教會的第一恩賜。甚至以這兩件事作信徒成聖的憑據。倘若某一信徒未曾說方言，就可不承認他爲「屬靈」的。因他還未被

『聖靈充滿』的原故。——或錯稱爲『聖靈的洗。』

論到醫病的恩賜，他們以爲一個『屬靈』的信徒，是不必害病的。否則就證明他的生活不正當。原有大多數人，信仰還沒到了這樣極端的程度，但確有許多主張說：請醫服藥，是違背聖經的。他們所靠的見證，是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節，『我耶和華是醫治你們的。』

他們以爲上帝這話，表明了他不允許人工的醫術，乃是要用神蹟醫治自己子民的。這種用意，他們引歷代下十六章十二節作證明。『亞撒……病的時候，沒有求耶和華，只求醫生。』但這一段引經，是錯了的。因他——上帝——既應許人有作他百姓之醫生的資格，他必不輕視人的醫治。卽摩西的律法，也是很贊成人之醫術的。（出二十一章十九節）他題到的，有收生的醫術；（創十五章十七節三十八章二十八節出

一章十七節）又作先知的也問說，『在棘列豈沒有醫生呢？』（耶八章二十二節）關

於藥物的，聖經常題到的有膏油，（賽一章六節）無花果餅，（賽三十八章二十二）王下二十章七節）乳香，（耶八章二十二節）水，（王下五章十二節）此外摩西的律法，爲大痲瘋也定有條規。（利十三章）我們若留心祭司的這言語，就知道他們對於患痲瘋人的情形，是很明了的。故摩西給病者有診治的地位，直到耶穌時候，仍是如此。（太八章四節）

按列王下二十章十二節所記，我們可以知道，在舊約時上帝的神蹟和人工醫術的關係是如何的。上帝曾委託先知以賽亞，報告希西家王病愈後，增加壽數十五年；同時却又命他「取一塊無花果餅，貼在瘡上。」因此自古迄今，這餅視爲醫治瘡傷的藥物。我們注意！以賽亞原知道王的病全愈是出於上帝，但他還要藉着天然的藥物去應用，這樣神蹟與藥物，互相藥力，不相反背，確是主所預定的。

據此，則歷代誌下十六章十二節亞撒王所受的責備，其原因不

在他求醫，乃在乎求醫不求主，好像希西家所作的一樣呵。

上帝在出埃及及十五章二十六節，應許自己作百姓的醫生。在他的醫治方法裏，不單包括神蹟，也包括藥物。我們要注意這應許，因為試探之來，往往是人在病的時候不求上帝，反求外邦的祭司或巫術。若列王下一章二至六節的話說：『你們去問以革命的神巴力西卜，豈因以色列中沒有上帝麼？』

他們又解釋馬太八章十六，七節『耶穌……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這是要應驗先生以賽亞的話說。他代替我們的軟弱，擔當我們的疾病。』說耶穌不在此證明他救人脫罪，並證明他也治身體的疾病，因聖經說，病疾是由魔鬼而來，與上帝沒有關係。故耶穌也救人脫離魔鬼這轄制。因此他們『非常恩賜』的意見，都是本着以上這解釋而來的。他們以信徒必須行可見的神蹟，為證明他領受了聖靈的能力和信靠基督救贖的憑據。所以他們以能行神蹟為個人生活

和教會工作上之首要的。

這種意見，是由於他們誤解了『非常恩賜』上的一件事。他們第一所未認清的，就是聖經不以非常恩賜爲信徒所皆有的。看保羅怎樣說的呢？他說：「豈都是使徒麼？豈都是先知麼？豈都是教師麼？豈都是行異能的麼？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麼？豈都是說方言麼？豈都是繙方言麼？」（林前十二章二十九至三十節）

故說方言，和用禱告醫病，按聖經的話，這不是基督徒均有的恩賜。所以不可就定此爲信徒接受聖靈充滿的憑據。

這種非常的恩賜，不是各信徒所均有，爲什麼原故呢？若按聖經的話，就可知，這恩賜不屬於他個人的救贖，乃屬於他在教會中特許的地位。（林前十二章十二至三十節羅十二章四至八）故保羅曾警告歌林多人，不要以信徒所有的恩賜，作爲他屬靈的標準。（林前十二章十五至二十五節）

第二所未認清的，是恩賜根本上的定例。就是聖靈「隨己意分

給各人的，」(林前十二章十一節)信徒個人絕對不能逕自規定必要領受什麼恩賜並多少，他只管把自己交給主，聽他安排，去領受和使用聖靈的恩賜而已。這不單信徒個人如此，連教會也是如此。教會也不能自行規定要在某時得某種非常恩賜，這也是由聖靈隨意分給的。教會惟一的本分，就是常聽主的安排，求他按着天國的工作和榮耀他所需要的恩賜下來。

歌林多教會，常將非常恩賜看得過重。故保羅說：恩賜果然不同，但不同的地方不是因這個恩賜的屬靈性質，高出了那個的恩賜。原來都是屬靈的，因為皆是由一位聖靈所分給，至於其的確不同的地方，乃是恩賜對於教會的用處。故保羅把與教會果有大益的恩賜，都安置在首位。因此，他將平常的恩賜，——即使徒先知教導和指示的恩賜都放在說方言繙方言等類的上邊了。(林前十二章廿八至三十節)但他在這一切恩賜上所不能離開的就是信，望，愛。「這三樣中

最大的是愛。

（林前十二章三十一節十三章三十節）

保羅將說方言的神蹟，安放在恩賜的末位，因這大半是關乎個人的靈修，對於教會建造上無多補助。『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講道的，乃是造就教會。……我感謝上帝，我說方言，比你們衆人還多。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五句教導人的話，強如說一萬句方言。』（林前十四章一至十九節）

保羅雖說醫病的恩賜也是如此，但牠對於人的益處，總比於教會爲大。此外醫病的恩賜，更不是可以應驗在每個病人身上的。卽如保羅尙『有一根刺，加在他肉體上。』他曾爲這三次求主，使這根刺離開他，主却終於不許。（林後十二章七節）這根肉體上的刺，大概是他

的病症或弱點吧。

總之，保羅在加拉太四章十二至十五節，說到他在加拉太時害病一節，可以的確知道，他這疾病沒有全癒，甚至他說給加拉太人

受「試煉。」如果他因神蹟而全癒，這種「輕看」他的試煉，不但是沒有，且益法證明了他使徒的職分吧。但保羅雖極欲脫離此病，而此病却因着撒旦的差役攻擊他。（林後十二章七節）只是對於保羅和上帝的國，不但沒有妨害，反有益處。然聖經的話，疾病都是出於撒旦（路十三章十一至十六節伯二章七節）雖然，却不可說病與上帝沒有關係，連撒旦亦須受上帝的制服。因非有上帝的許可，人不能患病。參看（伯一章一節至二章十節）。再看保羅別處的話，就可知道信徒所有的一切疾病，不必希望因神蹟得全愈，如他告訴提摩太說：「因你的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可以稍微用點酒。」在提後四章二十節，保羅又說：他留下特拉非摩，在米利都，是因爲他病了。

按以上的話，我們可以知道，一切疾病的由來，是上帝藉着撒旦而有的。以下再要研究的，是上帝利用疾病爲工具，如何作的呢？

第一是他藉着疾病罰人的罪。可以拿出埃及十五章二十六節暨申命記二十八章六十一節爲成例。這兩處所記載的，就是上帝藉着疾病，爲救人的工具。並使那些有過犯的人，認出自己的罪。或說上帝要藉着疾病，顯出他的聖潔亦可，雖然如此，耶穌却不許我們拿疾病斷定人的罪，有如約伯的朋友一樣。（路十三章一至五節約九章一至三節）因在此上帝還有他的用意。

第二是上帝要藉着疾病顯他的能力。就是藉着神蹟醫治的。耶穌曾論到生來的瞎子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顯出上帝的作爲來。」（約九章三節）爲此，耶穌以神蹟醫病，爲應許要來之救贖的證據。使我們得以脫離一切罪，和罪的結果。救贖來了，（天十二章二至六節）耶穌就能將壓害我們身體靈魂的罪，一概除掉。因只用他的一句話，疾病就能倏然退去，連死亡也將權繳回了。

照以上所論到的，乃有一派的信徒，以爲基督的救贖，無非均包括在醫治信徒各樣的病疾內。他們主張說，凡苦難疾病，都是魔鬼的壓害，全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如果他的兒女們，都信賴依靠他的應許，這一切迫害，反都要除掉。

這種意見，確與聖經不合。因爲他所說的，只爲局部的解釋。論到保羅特拉非摩的事，我們知道上帝不醫治他們的原故。乃是上帝要藉着他身體的病疾，醫治他靈性的疾病。約伯保羅靈性的疾病是什麼呢？就是自高。希伯來十二章七節說：「你們所忍耐的，是上帝管教你們。」在這句話裏，同時也表顯信徒的苦難，不是由於非常的罪惡和背逆，「因爲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若我們能記得這一切管教我們的目的，是順從，我們就更能明白以上的論話。因爲「聽命勝於獻祭，」（母上十五章二十二節）主耶穌「雖然爲

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學了順從。『(希五章八節)』所以知道，苦難是我們學習順從上所必不可少的一件。若我們注意病疾和以神蹟醫病惟一的目的爲榮耀上帝，我們才能十分明白聖經的意思。就是無論上帝在何時醫治我，或藉此叫我學順從，最要緊的一件，即在某一事上榮耀他名的必居最多數。

論到這層意見，他們則拿雅各五章十四至十五節的話來應付，「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爲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

只是雅各這話裏，並沒有包含這意思。這種解釋，既然與以上保羅論到醫病的理論不合，那末，我們就可以說，雅各這話中所有的含意，不過只是要指明信徒當患病時應該有如何動作而已。他並未規定主要每次行神蹟醫治他們的病症。

若把保羅雅各的話，放在一起看，醫病的恩賜如何，就能斷定了。倘若信徒有了疾病，他第一件應該做的，就是求主醫治他。這件事是保羅和雅各所同注意的。惟依着這做法，又有以下的三種可能性：就是上帝或用神蹟醫治他；或用人工治療他；（參閱提前五章二十三節）或始終不予以醫治。（參看林後十二章七至九節）

以方言判斷神蹟的，也有很大的錯誤，（一）是他們把方言安置在諸神蹟的首位，並以此為靈修上必需的工具。這與聖經的話，確有點不相合。

保羅只以方言為個人靈修的工具，（林前十四章四至十八，十九節）在教會中除了能繙出的方言外，其餘都屬無用。「若沒有人繙，就當在會中閉口，只對自己和上帝說就夠了。」（林前十四章二十八節）

按諸使徒在佈道的工作上，都把方言放在諸般恩賜的末位。聖經中沒一次題說，他們在外邦人中，或在新開的教會中，用方言傳

上帝的道。只有五旬節的一次，不過五旬節所有的方言，與哥林多書所記的絕不相同。因五旬方言，為各族各地的人所同悉，『各人聽見門徒用衆人的鄉談說話。』（徒二章六節）（二）是他們以為方言的恩賜，只為聖靈的工作。故他們主張信徒說方言，乃是他惟一的表號。為真正的信徒所必須有的。但這主張與事實，常不符合。因在他們中間，確有些能說方言的人，同時還在罪裏。這證明他們與上帝的聯絡雖斷絕了，而說方言的事，却不因此而中止；再就基督教以前的異教說，他們也有說方言的才能。可見方言不一定都是聖靈所作的。但他們却沒有注意到這點，更沒有注意保羅所說，人雖未曾重生，還能說方言的事。如『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却沒有愛，就成鳴的鑼響的鉞一般。』（林前十三章一節）而先知和醫病的恩賜，也是如此。關於這事，耶穌也早已題說了，『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

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大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照這話看來，行異能的恩賜，確乎不必皆是聖靈的工作。那末也就是宣揚正道，行異能，和說方言等，儘有出於魔鬼的可能。至於非信徒行異能的人，他們完全是受惡魔的支使。聖經題到此事的，也有好幾處：如帖後二章九節，太二十四章二十四節，啓十三章十三至十四節十六章十四節，因這個原故，所以聖經也特意警勸信徒說：「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上帝不是。」（翰一書四章一節林前四章二十九節）

保羅以爲方言若是出於聖靈的感動，其價值爲最高。這也是在信徒中特許的現像；（林前十四章二節）又爲禱告上特許的形式。（十四章十四至

十七節羅八章二十六節）

使徒們在五旬節所說的方言，（徒二章）與以上所題的不同。五

旬節的方言，都是出於聖靈超然的能力；叫使徒們能說出各外來人的鄉談。且這些方言，並不須人來繙譯。因此，與保羅在林前十二章和十四章所題的，就大不相同了。因在此所說的語音不清，不能確定牠究竟爲某處的方言。

我們對於獲得說方言和醫病的恩賜，當如何呢？我們不可出於要求的態度，因爲這是聖靈隨意分給各人的。（林前十二章十一節）『豈都是行異能的麼？豈都是得恩賜醫病的麼？』（十二章二十九至三十節）但我們也不可參與如今這種要求的運動，我對於這兩樣恩賜，和對於其他恩賜一樣，就是應當求主賜給我們爲榮耀他名所需要的，並要安心等候他的施行。同時我們還要留意這些恩賜，乃是主開恩賜給的。因此，我們就不應該一意摹倣那些已經得了恩賜的人，並不可嘗試之。乃要很自然的知道，若上帝愿意賜給我們什麼恩賜，他必定令我們明曉而使用之。

六 神蹟與科學

神蹟在基督信仰中，原爲人思想和研究上所最感困難的一部分。以下我們就詳細的研究。

論此，有人以爲神蹟信仰之所以感受困難的，就是基於近代自然科學發達的結果。但按我的見解却不在此，乃有更深的理由。自然科學的發達，僅只爲困難的開端，而困難的真因，尙不在此。

按着以上所有究研的結果，神蹟信仰的中心，就是我們信有一位活潑的上帝；且深信他關心人類的世界，並又藉着新的創造，而改良之。但這樣的一位上帝，却因着近二百年間的一些科學家而失蹤了。人類一失落了上帝，他們立刻就去崇拜自然。在這文明世代，人手制造的木石偶像，果然不能使我們向牠跪拜，但是自從新思潮勃興以來，就是教外哲學，和自然觀念衝進了教會以後，而大多數的科學家，都去崇拜自然了。

自那時起，唯心論和唯物論兩個學說，在世界社會中，輪換着作領導。但他們却有相同的一點，就是皆爲崇拜自然者。因此，他們無論主張什麼，或精神的，或物質的，均無若何的影響。因他們否認了一位真實存在並能行神蹟的活上帝。

最近的兩世紀以來，哲學和自然科學，彼此互相發明，越法將自然崇拜的規律，做到了一個極有程序的地位。因此，我們要注意這件事實。就是使哲學成爲無神的，和反對基督的，這不是自然科學發達的結果，反是哲學自身的無神論影響了自然科學，離開了上帝。於是將一位滿有神格活潑的上帝，從他本來的位置上推下來，容讓那自然規律爲主宰宇宙的最高者了。至於他所貽留給我們的，不過只是一個崇拜理論的空調，就是現代一般患貧血症的人們所最佩服的。

自從自然科學作哲學的幫忙者，找出了哲學上所假定的事實

後，於是在最近的一世紀中，就因着自然科學而發明了進化的學說。這樣給哲學下了一個美好的根基。其實進化論所給他的，不過是一個牽強附會的結果而已。

自然科學，雖因此使神蹟信仰，和科學觀念劃分了，但牠究竟還不是這劃分的惟一原因。使神蹟信仰和科學觀念劃分的真因，乃是近代人類否認了神的存在，並行自私的生活，以及傾向於自然的崇拜。

研究的目的是要從宇宙中，和歷史上的各個事實中間，找出來其線索。因宇宙的一切，都可預先測知牠的因果關係。在這個關係的定律上，乃是一成不變的。

科學家所用的方法，就是要藉着簡單微末的因子，漸漸找出其複雜的結果。若對於一件事的前因後果都貫徹了，那末也就是全盤明白了。自然科學的公律如此，故神蹟信仰在自然科學中似乎無地

可容了。因無論何事，如果我承認上帝能在這因果關係的中間行了一個神蹟，那就是將研究的基礎根本推翻了。甚至我們人類的生

活，也都陷入了混亂的狀態中。因我們既不信賴因果不變的定律，則對於重物下墮的自然現象時，必疑問說爲什麼不向上昇呢。

這種困難的程度，因近代自然科學的進步，越法尖銳化了。自然科學所發明因果不變的定律，不但可以應用在呆板的礦物上，連生物上甚至人類的精神生活上，也可以應用的。

因此，他們就不能不以整個的宇宙，爲一貫因果的連環。凡一切現象的呈露，都是根據着牠以前的原因解釋的。因此宇宙間沒有空間上帝可以行他的神蹟。蓋所有的結果都有他的原因。於是神蹟一事，在他們不但看爲不需要的，且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上帝把一個神蹟放進裏面了，那要像在一個鐘錶內多安放一個輪子似的。而全副的機體，恐都要因此錯亂了。

按論理學，神蹟也是不能存在的。假若神蹟是站在自然律以外，或與之反對的，我們將發生何種觀念呢？自然律所表現的，不過是各種物體彼此之間互相發生的感應如何而已。至所謂站在自然律以外者，就是反本性的，但物體的動像，都是只能依着本性運行而不能相逆。所以逆乎自然律的，那就與以圓度方，有同樣的矛盾了。

拿歷史的眼光判斷以上的理論，似乎也是很對的。古人每每於自然界中所不能解釋的爲神蹟，因此古時神蹟的事格外加多。但到了現在，人知道這是時代的錯誤。所以自然科學和神蹟，兩者的消長成爲了反比例。他們且以爲近世科學的光燄，已射透了世界的各處，而神蹟已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看近代的科學家，在宗教立場上的觀念，乃是這樣的。就是他們說，假使承認有神蹟的可能，他們的神蹟觀念，就會完全崩潰

了。因他們以否認神蹟，非出於他們的不信，乃正是他的眞信。他們以爲自然界的一切秩序，既是出於上帝創設的。若他因要完成自己的意旨，就輕易更動，那樣他成爲如何的上帝呢？至少他成了一個反覆無常者，昨日所建造，今日又行毀去；或是一個不完全的工程師，隨時要修造他不完備的工作，但這兩種意義，都是基督徒的信仰上所不容有的。

他們這一切的異論，不過都是出於向來神蹟的成見，就是以神蹟爲『反對自然律』的。這樣他們是錯解了『反對』的意思。這似乎是說神蹟要破壞自然律似的。但在古信徒，則以爲上帝不過使他的自然律暫時中止而已。神蹟和自然律乃是並行不悖的。

古信徒的這種神蹟意見，連近代行神蹟的神學家，也不與以贊成。按古信徒受時代的範圍，對於自然和超然；神蹟和自然律的聯絡，觀察不清。以爲這兩種都是個機體的構造，並行不悖，於是哲

學科學家起來反對，這本不是足怪的。最可惜的，乃是那些神學的
研究家也一同否認了。如果我們根據聖經神蹟爲上帝繼續的創造，
則以上的一切反對就都推翻了。

而首先推翻的，就是站在宗教觀念立場上的反對。蓋上帝從不
廢去他所創造的任何事理，反是積極的向前工作。他並不是一位不
完全的工程師，要修整他有缺欠的工程。而神蹟乃是上帝要顯明他
永遠的計劃，表示他如何借着新興的工作，建立他的國在人世中。
神蹟也可說是修理的。却不是爲他的創造有缺，乃是人類故意的違
背上帝，而破壞了他的工程。

同時科學和論理學的反對也打消了。神蹟並不抹煞自然界的何
任秩序。各種事物仍然按着原有的本性運行，不過牠運行的方法，
則係依據於使其運行的動力進行的。如同患病的人，因看耶穌的一
句話而忽然全愈了。這話中的能力，對於患病者的生理運行上並沒

有絲毫抵觸。不過只爲一種外來的新能力感動了他，與他本有的能力作一個交響曲而已。

上帝創造出許多有生命的活物，却並未因此破壞了他已造原物世界的組織。他不過是藉着神蹟使創造繼續下去而已。至於他這種生命的新能力一經發生，就與那原有的機械能力協合作，沒有什麼矛盾。那末上帝將屬靈的生活加在人的精神生活上所有的反應，也是如此。

按以上所論，不但表顯了新舊兩能力協力工作有調和性。並表顯是如何調和的。屬靈能力，既藉着人本有的能力，而達到目的。照樣人也能藉着自己的本能，運行在牠以下的能力中，完成他所有的工作。因此人就有動感別人，造成他人人格的可能。

那最高超然的能力，也是如此。他——上帝——藉着自然界的各種能力，成就他繼續的工作，同時對於那一些能力本來的功用也

並未抹煞。

但科學家則說，在因果關係的鏈環上，沒有空缺，可以容納上帝的超然能力，所以神蹟不但是剩餘的，更是不可能的。

注意！這種否認神蹟的態度，不是出於科學研究的結果，乃正是由於他們信仰的精神。科學一經知道了神蹟不能抹煞自然力本性的工用，他們就不加反對了。而反對神蹟可能的，倒是近代哲學中所包含的無神觀念。

他們拿科學定律上的眼光主張說：不但一切事物的因果關係是絕對的、即各個因果關係的環鍊彼此之間，也是一定的。所以倘若欲在一切自然因果關係的環鍊裏，再加添什麼新的因果環鍊，是容納不下的。世界乃是整個的東西，故無論自內自外，來了什麼新力，都是無處安插的。因為在宇宙間的各個部位，都是按着因果自然定律運行的。

這樣，與信仰抵觸的，不是科學抵觸信仰，乃是信仰抵觸乃是信仰了。因此基督徒否認信仰定律的態度，都是以經驗爲背景的。上帝在我們的生活中，能隨意去取；同時我們也經驗上帝在這隨意去取上，給我們人人都有了自由。（見……）

我們經驗了這件事實以後，我們無論觀查上帝，觀查世界，觀查自己，比那些囿於定律之下觀查事物的眼光，所感到的困難，減少了許多。在文明人們工作的目的上，無非是要改變自然因果，與之發生的一場角力而已。爲我們每日所常見的，水能使之上昇，鐵能使之漂浮，但對於因果間的自然定律，却還是毫無增損的。

科學之所以反對神蹟信仰，皆因科學不肯承認神蹟尙具有解釋的可能。乃只是武斷的以牠爲『反自然律』的而已。因此，他們以承認神蹟信仰，就是抹煞自然界的定律了。

但如果他們肯承認以上解釋神蹟的原理，則神蹟信仰上所有的

困難，都要冰消瓦解。因神蹟並非沒有規律，爲一件捉摸無定的事。牠更不抹煞什麼自然律，牠完全是出於一種新的動力。不過牠的定律，和我們所已知的自然律不同。因此這種事實的內容，我們就無從得知。但我們却不可以爲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體，因各種動力，都是循着本來的定律運行的。有機的定律，和機械的定律不同；知識的定律，和屬靈的定律不同。意志的定律，和思想的定律不同。使水變酒，在水面行走，叫死人復活，這一切事的定律，都和我們日常所見的定律不同。這種定律是屬靈的，與自然律當然有異。

故神蹟和自然律，本不是相反的兩件事實。因我們知道，自然界中，充滿了上帝的異能，但我們確不能說自然界因此就成爲混亂的了。這在天父起初施行他的旨意時，就決定使我們並我們所住的世界，達到他所定的目的。就是要使其成爲「上帝的國」。這不是

混亂的工作，乃是一種最高尚的定律，就是慈愛全備的律例。

自然科學家，原沒有記述神蹟的賬簿。因他的目的，是專研究自然界的，並將所發現的事實的組織和現像，歸納起來，給一切合的定規。照樣，自然科學家對於人格，道德，和宗教，也沒有相當的記述。各種科學，都是按着他本來的宗旨研究的。所以沒有一種科學所研究的，能包羅宇宙中的萬像，且樣樣都能給以實在的證明。若有某種科學是這種主張的，那就是混亂的開端了。最近的百年間，自然科學家屢屢主張說：『除了自然界以外，沒有其他的存在。這種盲目式的主張，却爲今人所不及注意的。近代人對於科學家的認識，不如從前的一味盲從了。所以我們知道除了自然界以外，尚有許多世界是必須藉着秤簧顯微鏡等而始能知道的。』

科學也研究神蹟。不過他們是按着科學的立場研究的，就是要考查在自然界中，神蹟所有的動作影響如何。因此將神蹟動作的次

序也就給一規定，比如病人藉着祈禱立時全愈了，我們稱此爲神蹟。但在科學家則不以此爲合理的解釋，他們所主張的，不外要研究這醫治的方法如何施行在人身上的而已。

論到醫治的方法，拿自然科的解釋，不是沒有碍窒的。我們都承認神蹟的行使，非絕無因的。乃是一種非常能力的結果，而科學家所不能解釋的，也就是這種能力的動因。但這種神秘非常的能力，在自然界中是廣泛的。如同生命的來歷，直到現在，科學家仍不能說明，他們所能解釋的，不過是生命動力所實現的種種工用而已。

自然科學，雖承認有許多神秘的事實，按着自然科學的研究是不能明曉的。但這於他的科學的地位究竟無損，因自然科學的對像，不是單一的。只有我們仰信的觀念，却能解釋科學上所不能解釋的神秘。

治歷史學者們，也不承認神蹟的存在。他們以為神蹟是無根源的。若承認神蹟，就無研究歷史的可能了。因為研究歷史的目的，正是要從某種事實上找出其因果和關係。

根據以上所證明的，神蹟與因果的定律，是毫無衝突的。所以神蹟信仰與歷史研究，也沒有矛盾的處所。神蹟不是一種單獨的動力，和其他的歷史不相關係的，牠乃是一種超然的能力，進入了已經存在的因果關係中的。如從科學方面起來研究歷史因果的線索，那仍免不了要研究那超然的因果和動作所有與其他因果關係的感應。所以抹煞神蹟的，不是歷史研究，乃是研究者預先由成見所決定的。就是說除了自然界本來的因果以外，沒有其他因果現象的立場。他們是絕對否認神蹟的，他們以為關於解釋神蹟的歷史，皆是低級思想的表現。而所謂之新神學派，就是跟着他們而興起的。

雖然科學家多是反對神蹟的，但也有幾位最著名的科學家，還

是承認神蹟。因為信徒的確知道，神蹟是他的靈性生活的淵泉，所以他對於神蹟的奧秘，常是樂於探討。這雖不是憑着他的思想所能解開的問題，但他總是感謝上帝在人中間行了他的神蹟。如果在他的思想上，也明白了神蹟是不與什麼衝突的，那末他就要越法感謝上帝，賜下了這神蹟的大恩。

中華民國廿九年三月拾八日收到

呈繳



THE MIRACLE

by

Dr. O. Hallesby

Translated by

Ingvald Daehlin and Mao Kwang-ih.

Publishers: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出版

神蹟論每冊價一角

著作著

挪威

哈列比

繙譯者

美國
河南

戴懷仁
毛光儀

出版者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

印刷所

漢口聖教印書局

發行所

漢口信義書局

680612

